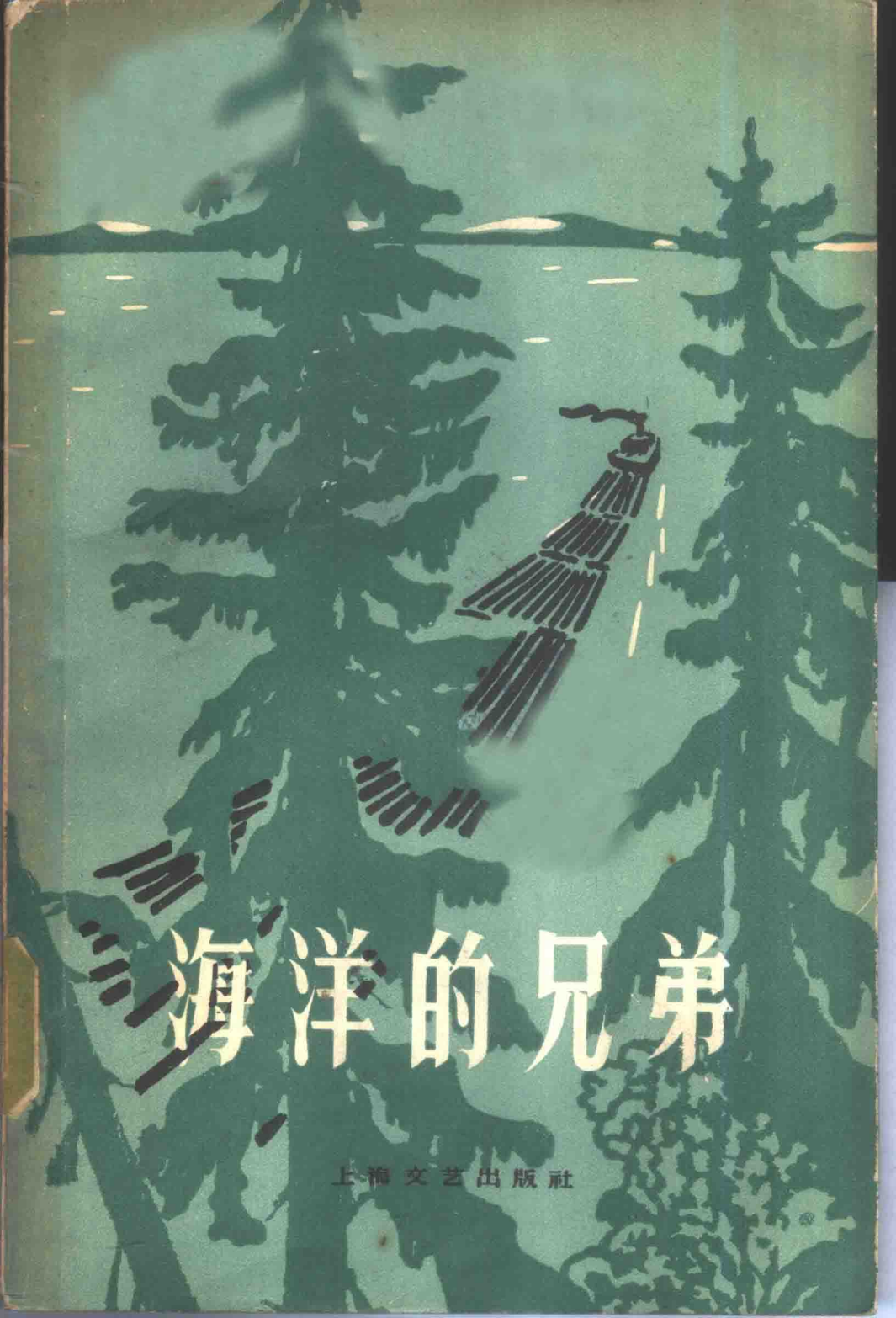




海洋的兄弟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洋的兄弟

[苏] 阿·柯热夫尼柯夫著

裘因 鄒用九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А. Кожевников

Брат океана

本书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本译出

海洋的兄弟

原著者 [苏] 阿·柯热夫尼柯夫

翻译者 裘 因 鄒 用 九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张 14 11/16 字数 323,000

1960 年 8 月第 1 版

196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624

定价：(八) 1.40 元

内 容 提 要

叶尼塞河是苏联的一条大河，因为它容水量大，沿岸物产丰饶，所以被称为海洋的兄弟。本书通过叶尼塞河居民的生活变迁描绘出革命前人民的不幸和革命胜利后人民的欢乐情况。

希里亚耶夫一家几代都是叶尼塞河大石滩上的引水员，大孙子叶戈尔离家到叶尼塞河下游的一个永久冻土带去找工作，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当地人把他居住的地区叫作伊加尔卡村。叶戈尔在这里辛勤劳动，并帮助被沙皇流放到此的革命者华西里脱逃，他自己在商人的残酷剥削下，劳累过度，没有盼到十月革命来临就死去了。

革命胜利后，华西里来到伊加尔卡村，领导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与严寒作顽强斗争，在伊加尔卡村附近建立起了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城市称为伊加尔卡城，并征服了冻土，使颗粒不收的土地成为沃土，为人民服务。从此当地人民摆脱了落后的原始生活方式，过着美好的幸福生活。

目 次

第一部 引水員	1
第二部 城	161



“……即使在昏暗的北极夜里，人类智慧
的太阳也放射着绚烂的光芒。”

——高尔基

第 一 部

引 水 員

—

在卡馬河、維謝拉河、科斯瓦河畔的樅树林里，布谷鳥忧心忡忡地从早到晚叫个不停：“咕咕，咕咕！——你在哪里？”在村庄和河湾里，牧笛奏起了清晨的牧歌。有时布谷鳥和牧笛声都給淹沒了，只听得男人們一陣陣嘹亮的歌声：“你升起来吧，升起来吧，火紅的太阳！”这是木筏上繹夫們在歌唱。有时，一切声音都被引水員的口令吞沒了：

“喂，干嗎把嘴巴張得这么大！往右，往右！……”

达罗菲·希里亚耶夫本来也应该跟木筏一起从卡馬河航行到伏尔加河去的，可是他却来到了維謝拉河岸，在一条僻靜的烏拉爾小路上走着，向西伯利亚走去。他已經很老了，头发也已花

白，但是跟所有赶木筏的引水員一样，腰板还挺得笔直，嗓門也象年輕人一样响亮。达罗菲一手挽着他年老駝背的妻子，一手挽着他那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妻子和儿子空手走着，全部微薄的家产都装在达罗菲背着的粗布行李袋里。这里面有一半是草鞋，因为达罗菲不知道路有多远，所以給每人各准备了三双草鞋。

那时候，从俄罗斯去西伯利亚的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有逃亡的农奴、开小差的士兵、毛皮和黄金的投机者、商人和小販、在俄罗斯受到排斥的旧教徒。农民們涌向南方、草原和空曠的黑土地帶；逃兵和投机者潛入大森林和山区；旧教徒向中国边境走去；商人和小販什么地方都想钻到。

达罗菲关心的只是河流。他最先碰到的是西伯利亚的塔夫达河。达罗菲在塔夫达河边站了一会，抽了一袋烟，瞧了瞧緩緩的流水和遍地是沼泽和杂草的河岸，就往前走了。第二条是額尔齐斯河。达罗菲燃起篝火，妻子燒开了茶，煮了一鍋麦粥。大家喝了茶吃了粥又动身了。第三条是鄂毕河。在这里达罗菲下了决心：“甯再找了，这儿的河水又急又深，河面也寬。”他解开行李袋，拿出斧头，着手搭茅屋。可是剛安好五根桁，又背上了行李袋：

“水太渾了，喝了它喉嚨发痒。”

妻子嘟囔了几句：“唉，你这个水鴨子！你就不知道累。”說着就帮达罗菲捆扎行李袋。后来，她一有点什么事就說：“你这个水鴨子！”她說这話时有时生气，有时溫存，有时怀着为自己的老引水員而驕傲的心情。

希里亚耶夫一家人终于在叶尼塞河大石滩旁定居了下来。这儿，在大石滩附近，河面就有伏尔加河那么寬，本地老乡說，出了石滩，这条河还要流經三千多俄里，下游簡直跟大海一样。

河流的上游是出产粮食的半草原地帶，有很多人烟稠密的

农村；石滩周围和下游是茂密的大森林，后面是冻土地带，在那儿生活的都是渔民和猎人，有的地方是一座座的小村庄（驛站），有的地方是一座座游牧包。无论是农村里，还是驛站上，人们对新来的移民都很欢迎，因为这儿土地宽广，鱼产丰富。但是，达罗菲却在石滩附近定居了下来，他决定在这儿继续干他那引水工作。这是他抛不了、忘不掉的职业，三十年来，他一直是在索利卡姆斯克和阿斯特拉罕之间赶木筏。

第一年夏天，达罗菲常常划着空船去熟悉石滩的航道，第二年就开始给小货船引水。每年春天，有两百来只小货船从产粮食的村庄开往森林地区和冻土地带。

达罗菲死后，人们才从他儿子那儿知道，老头儿所以要离开卡马河和伏尔加河，是因为他脾气暴躁闖下了祸：有一回，他跟他的主人——木材商人——吵架时，揍了对方一下，这一下揍得不轻，弄得全伏尔加河都传开了。这回是非到西伯利亚去不可了，要是不自觉自愿地去，就得戴上镣铐被押着送去。达罗菲赶紧自己动身走了。他是六十岁上才死的，死的原因也跟他那拗脾气有关。他在石滩上碰碎了一只小货船，他不能饶恕自己这种疏忽大意的行为，就跟着小货船一齐钻下水去了。

达罗菲的儿子皮缅给每个去下游的人一个卢布，请他们沿岸注意一下他父亲的尸体。要是找到了，就埋在岸上。人们注意地寻找了好久，但是没有找着。看来，河水把达罗菲冲到北冰洋去了。

过了七十来年。达罗菲的孙子和曾孙都成了叶尼塞河上的引水员和水手。留在大石滩的是伊凡·皮缅内奇。他有四个儿子，三个媳妇，一个大闺女和七个孙子。全家住在一幢房子里，

除小儿子外，其他的儿子全在大石滩工作。老大和老幺的个儿颇长，椭圆脸，留有浅色的头发，长着灰色的眼睛。老二和老三的脸盘儿圆一些，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也深一些，个儿较矮，但体格健壮。老二巴维尔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他长着一头鬚发，厚嘴唇和一双矮胖女人似的纤嫩小手。

闺女瑪莉莎是个高高的、皮肤黝黑的少女。

大儿子已经四十二岁了。在行洗礼的时候，给他取的名字是格奥尔基，可是这个响亮的名字，人们一共只叫了他几分钟，这就是他在行洗礼的那天躺在教堂的灰皿里的那一段时间；在教堂的走廊里他就成了叶戈尔，一出了教堂的院墙他又成了普通的叶戈尔卡了。他四十二岁了，须发都已花白，他那引水员的声誉已经传遍了全河，从上流一直到海洋家喻户晓。老二巴什卡早就成了巴维尔，老三成了彼得，连最小的弟弟文尼卡也成了文亚明，而他却还是叶戈尔卡。

“四十来岁还没有讨老婆，养孩子……这是什么人呀？一定是个傻瓜，只不过是个叶戈尔卡而已，”①邻居和家人都是这样议论着他，只有父亲称他叶戈尔，妹妹瑪莉莎叫他叶戈鲁什卡。②

叶戈尔到了结婚年龄，可是附近村子里一个成年的姑娘也没有。只得等那些小女孩慢慢长大。她们长大了。叶戈尔请媒人到一个姑娘那儿去求婚，人家拒绝了，姑娘已经跟巴维尔定了婚；他又请媒人上另一个姑娘那儿去，又给拒绝了，这姑娘已经跟彼得定了婚。媒人们离开了河旁，奔向大森林中偏僻的村庄，总

① 按俄罗斯民族习惯，小时候大家都不叫正名，只叫小名（这同爱称不完全一样）。这几叶戈尔卡，巴什卡，文尼卡等都是小名；叶戈尔成年以后，别人还叫他小名，说明人家看不起他。

② 叶戈尔的爱称，表示亲近。

算找到了第三个姑娘，可是叶戈尔瞅了小弟弟一眼——胡子都快长出来了，很快也该说亲了。他挥了下手，让文亚明去求她吧！

希里亚耶夫一家正在吃早饭。巴维尔、彼得和文亚明突然不约而同地放下汤匙。

“咱们今天怎么干？”巴维尔问了一声，傲慢地瞪了叶戈尔一眼。

父亲回答巴维尔说：

“先前怎么干的，今天还怎么干。”

父亲是正引水员，叶戈尔是副引水员，巴维尔是第一助手，彼得是第二助手。

“文亚明呢？”巴维尔和彼得齐声问道。

“等等吧。我没法给文亚明再想出一个石滩来。”

“有一个人应该离家上别处去，”巴维尔边说边盯着叶戈尔。

“这也是个办法。让文亚明走吧，我不会拉住他的。我们一家在这条河上干活的可不算少。”

“文亚明有老婆、孩子。让他上哪儿去，当水手吗？应该先把他教成引水员，以后再赶他出去。”

巴维尔还没有说完，他妻子斯捷潘诺芙娜就叫了起来：

“瑪莉莎也该嫁人啦！要不越长越胖。瞧她那背，简直可以在上面赶车了。再过些日子她会胖得连门都进不来的，还得把门加宽呢。”

老引水员瞥了媳妇一眼。

“她有什么地方又不中你的意啦？”

“爹，甭说了！”瑪莉莎缩了一下肩膀，走了出去。叶戈尔和父亲紧跟在她背后，然后其他人也跟着出去了。屋子里只留下一些

还不会走路的小孩，但他们也爬的爬，叫的叫，跟着大人往外走。

希里亚耶夫家的房子紧傍着河边，屋后耸立着一座弧形的高山。希里亚耶夫家的妇女们爱在向阳的山顶上漂白麻布。那一天，瑪莉莎在那儿铺了四十块麻布，绿色的山峰就象盖了一层白雪似的闪闪发光。

“我漂完了就走。总有哪一个肮脏的穷小子会要我的。瞧着吧，哥哥嫂子们，高兴吧！”

这一整天她都在石滩旁边徘徊，皱着眉头，咬着嘴唇，她能聊以自慰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去嫁给一个穷小子，让哥哥嫂嫂们在叶尼塞河丢丢丑。她回忆起，有一次，内河航运管理处的特派员来到石滩，陵了瑪莉莎一眼，惊异地拍了拍老引水员的肩膀：“老师傅，你在哪儿找了这么一个好媳妇？美人儿，真是个美人儿！”

人们告诉他，瑪莉莎不是老引水员的媳妇，而是他闺女，今年才十六岁半，那人好久都不肯相信，临走时还说：“这姑娘是个宝贝呀，宝贝！”

“宝贝……嫂子们都想把我推到漩涡里去呢。”

傍晚，瑪莉莎又走上山岗去收布，因为那儿长着许多松树，夜里，树上腐蚀性的褐色露珠会落到布上去的。

“不，哥哥嫂嫂们，你们不会看到这一天的。你们想把我推出去，可是我偏要做个老姑娘。这一辈子你们休想赶走我。”

瑪莉莎收了布，就躲在小屋里，从装嫁妆的箱子里拿出一床羽毛褥子，两个枕头，一床缎子被，镶花边的床单。她把这些都铺在叶戈尔哥哥的床上。

“睡吧，现在我留着它没有什么用处了！”

她自己躺在一堆亚麻布上——这些布也没有什么可爱惜

的，入睡时，她高兴地默想着哥哥：“睡吧，叶戈鲁什卡。”

瑪莉莎惊醒了。一綫紫丁香色的阳光落在她臉上。

“天快亮了，”瑪莉莎想了想，然后把头探出窗外，看看是不是該起床了。西边天际是一抹朦朧的殷紅的晚霞，东边很暗——这是傍晚，还不到半夜呢。五月里，大石滩有霞光的時間很长，晚霞剛过，朝霞就燃遍了天际。瑪莉莎又回到布堆旁，想重新睡下，順便瞧了一下，叶戈尔睡得怎样，可是被窩是空的，甚至沒有翻弄过。瑪莉莎吓坏了，叶戈尔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来吧。她記起了曾祖父达罗菲的事情，就沿着未踩平的碎石子路笔直朝石滩冲去。

叶戈尔坐在石滩旁。他思考着这条河流的命运：“你真苦命啊！”他非常了解这条河流：在来大石滩当引水員之前，他就在这条河上航行了六年左右。河流发源于中国边境，蜿蜒于蒙古、唐努·图瓦和薩彥的重山峻岭之間。在流经哈卡斯的时候，本想冲到草原上去，可是还没等它透过气来，起伏的山巒又圍了上来，把它挤到一条狭谷中的石滩上来了。这儿，水流湍急，泡沫泛白，犹如一匹奔騰的馬儿滿身流汗。它那咆哮的吼声永远响彻云霄。石滩上空蒙着一层雨霧似的浮云。在晴朗的日子里，浮云上面就会升起一道彩虹。

叶戈尔陷入了沉思……“我走……哪怕不当引水員，哪怕当一名水手、厨房里的杂工，我也要走！”他責备自己没有早一点这样做，其实，一知道自己不能在石滩耽下去的时候，就該走的。弟弟和弟媳們曾經暗示过多少次了：“走开！”母亲死了，在瑪莉莎还没有成人的那三年里，他的衣服褲子都是拿出去让旁人洗，常常还得穿脏衣服。有一次，小弟媳安德烈也芙娜起了惻隱之心，可是文亚明一看见，就把衣服从洗衣盆里扔了出去。后来还是

叶戈尔自己把它洗完的。

现在，他觉得这种暗示似乎早在童年就有过。小时候，他常常做这样的梦：叶戈尔似乎坐着輪船沿河駛去，一直开到尽头，那里，在北冰洋岸旁，曾祖父达罗菲迎接着他，把他引到自己的破船上，高兴地說道：“謝謝你，小曾孙，难为你想得到，真的来了。我正沒有接班人呢。我在这儿不分昼夜地看守已經快一百年了。你来掌舵，当我的接班人吧。”

叶戈尔忧郁地望着上游，輪船一般是从那儿开来的。快一点来吧！

“你来干嗎？”叶戈尔問瑪莉莎。

“我想你呢。”

“这么回事呀……”叶戈尔笑了起来。“連衣服都沒顾得好好地穿。”說着，拉下自己的水兵服，扔給了妹妹。“快穿上吧，你这个魯莽的丫头！”

瑪莉莎把水兵服裹在身上，象个小孩似地紧紧靠在哥哥身上。

“叶戈尔魯什卡……”

“唔？”

“巴維尔是在給自己打算盘。文亞明的事是他想出来的詭計。”

“我知道，他們都在替自己打算。我走了，巴維尔就可以当副引水員，彼得当第一助手，第二助手是文亞明。想得倒很妙。”

“你难道真走嗎，让步了？”

“一有船来，我就走。”叶戈尔拉开妹妹穿着的水兵服，摸着她的手，握了握。“別了！”

“要是我，就不走！”瑪莉莎往后靠了一靠。“偏偏要留下来。”

“跟誰作对呢？跟自己……我不是让步，是我自己要走的……我早就想到了，就是沒有說出来，他們却着急了。”

两人都沉默了。叶戈尔瞧着鮮紅的朝霞。白天快要来到，那时，也許会有艘把輪船开过来吧。

从大森林那边吹来一陣寒风。大森林阴暗的地方还有积雪，洼地都成了春天的冰水湖。风儿钻进水兵服，瑪莉莎觉得有些冷。她把水兵服还给叶戈尔，又順着石子路徑直回家去了。走进小屋，她把自己那一床作嫁妆用的华丽的被褥收拾到箱子里，給哥哥鋪上了原来的那一床。

二

在石滩上游的河面上，停泊着一艘輪船。父亲和叶戈尔到那里去了。叶戈尔很快就回来，对別人一句話也沒有說，拿起树皮带，走出院子，向澡堂走去。父亲回来得很晚，喝得醉醺醺的，帽子也丢了，水兵服的一个肩給撕破了，头发里粘滿了黄色的松針，看来他走路的时候，常常撞着松树。

在屋子附近的人都跑了进来。人們从来没有看見老头儿这样喝醉过；哪怕是宗教祭日，或是在儿子的婚礼上，他都是站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头脑也很清醒。

“兰杜尔买了一艘輪船。”老头儿慎重地說。

“兰杜尔？”儿子、媳妇，連大一些的孙子都笑了起来，老头儿在說胡話啦！

兰杜尔买了輪船……誰会相信？

兰杜尔就是弗拉斯·波塔佩奇·塔尔迪金，希里亚耶夫家的邻居，他出生在石滩附近的一个村里，整个青年时代，一直到

三十来岁，他都在那儿靠捕鱼为生。他干得很不起劲，渔船老是破的，也不会编织拖网，鱼儿往往冲破他的网兜。他把双亲一埋葬，还没顾得上安个十字架，就卖掉了茅屋（拖网没人买），到下游去了。

过了些日子，大石滩上传遍了渔民们捎来的消息：弗拉斯在做违禁买卖，从叶尼塞地区往土鲁汉斯克地区贩运酒精，他有一只设有暗仓的船。过了一年，商人费奥克季斯托夫带来了一个新消息：弗拉斯在冻土区收购毛皮。当地的人们都骂他是兰杜尔。^①

希里亚耶夫全家都很欢喜“兰杜尔”这个名字。那儿的人的嘴巴真厉害呀。瑪莉莎比任何人都喜欢这个名字，她踮着一只脚从屋里跳到院子，又从院子里跳到河边，边跳边叫：“兰——杜——尔——兰——杜——尔——兰……”

不论是村里的渔民，或是希里亚耶夫一家，都不大欢喜弗拉斯这个人。他的长相真可怕：耷拉着的大耳朵，没精打彩的样子，脹鼓鼓的大肚子，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渔民们议论着说，弗拉斯常偷别人渔网中的鱼，他们都肯定地说，弗拉斯吞了一条黄颌蛇，所以肚子鼓得那么大，脸色那么苍白，蛇把血都吸光了。

突然，他买了一艘轮船……有谁会相信呢！！这一定是酒后的胡话！但是老引水员却固执地说：“他是买了，真的！”他蹒跚地走到窗前，把百叶窗打开，指着河说：

“就停在那儿。装满了货物。明儿早晨咱们全去，给兰杜尔当雇工去。这个时代呀！”

“爹，你再想些什么出来吧！”巴维尔笑着说。

① 兰杜尔，是叶尼塞河北边一种垂头搭耳的鹿的名称。——原注

“兰杜尔雇叶戈尔当引水員助手，还向我們的瑪莉莎求婚呢。他叫我們去看他的輪船。”

“沒說的了，爹？”

“沒了。”

“現在去睡覺吧。”巴維爾摟着父亲，把他引到正屋里去了。

大家还嘻笑了一陣：“醉汉真是什么話都想得出来，”然后都走散了——弟兄們上船棚，瑪莉莎去找叶戈尔，媳婦們上菜园、牛栏去了；两个小兄弟媳婦庫茲莫芙娜和安德烈也芙娜是去干活的，大媳婦斯捷潘諾芙娜去监督和发号施令。

当婆婆在世的时候，大媳婦斯捷潘諾芙娜是个滿面春风、体格丰满的女人，她欢喜唱歌、跳舞、打扮，常爱串門和在家里請客。人們看着她和巴維爾，都說：“真是一对：一个駕轎，一个拉套！”巴維爾也很爱唱歌、跳舞、打扮；要是街上流行穿漆皮靴，他就买一双；要是流行靴筒里插刀，他也就插上；在輪船上遇見了一个執袴少爷，这人歪戴着帽子，帽沿下露出一綹羊毛似的鬚发，穿着一条灯笼褲，靴筒沒有插刀子——巴維爾就又照样穿戴起来，好在他的头发生来就是鬚曲的。当然，他們兩人之間也有些不同的地方：斯捷潘諾芙娜喜欢甜言蜜語，很懂禮貌，巴維爾却粗魯而驕橫。有时候，大家責备斯捷潘諾芙娜：你有家，有孩子，家务事多得很，你怎么尽顧自己呀！——她負咎地一笑，說道：“請原諒，爹媽。我再也不这样了。”可是要是對巴維爾說：“你已經是成了家的人了，还拖着一把刀子胡鬧，真不象話。”他就眼睛一橫，咧着肥厚的嘴唇：“甯教訓我啦，我已經是成了家的人了，”說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婆婆死后，斯捷潘諾芙娜就咬紧了嘴唇，从此再也听不到她的笑声和歌声了。每天太阳还没出来，她就起床。

“厖茲莫美娜，安德烈也美娜！……瞧，太阳都到哪儿啦！”

两个弟媳在做活，斯捷潘諾美娜却唠叨着：“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說完，自己就拿起來重新做过。“你們應該把婆婆忘掉，現在應該听我的。”她那嘮嘮叨叨，重新改做別人的活儿的脾气成了习惯；甚至对自己也常发怨言，把自己做过的活一次次地重新做过。三年以后，她的身段儿完全变了，也不会打扮了，常常失眠，整天价在院里窜来窜去，她瘦得象一根棍子，头发蓬乱，似乎头发之間也經常吵架似的；手指哆嗦着，总想找些东西來重新摆一摆，拉一拉。实在沒有什么事干的时候，她就摸弄短衫的褶痕，擰鈕扣。巴維尔变得更加粗魯和蛮橫了，一不合他的心意，就大吵大鬧，对父亲也不让步；兄弟們去干全家的活儿，他去干自己的事；給斯捷潘諾美娜开荒种麻，运麻去卖。早在分家之前，巴維尔和斯捷潘諾美娜就置了一份小家产：牛、猪、羊、小块田地。

“你們怎么忘了买匹馬？”有一次文亞明問道。

“他們干嗎要买馬呢，”瑪莉莎說。“馬又不能剪毛，馬奶和奶油也不能卖。要干活，用爸爸的馬就行了。”

斯捷潘諾美娜記住了这一点，所以想让瑪莉莎快一点出嫁。

叶戈尔坐在澡堂后的一个树桩上，正在用白樺樹条編一个旅行藤籃。

“叶戈魯什卡，爹說的兰杜尔的那些事是真的嗎？”瑪莉莎問。

“真的。”

“他遇到你的那些事也是真的？”

“真的。你瞧，我在編小籃呢。編得好嗎？”叶戈尔把藤籃遞了過去。“讓我們从叶尼塞河里去舀一籃水來試試看。”